

对 OLCC 与 CUCC 题名著录差异的分析与评价

邓福泉

摘要 OLCC 与 CUCC 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两家联机编目机构,二者对 ISBD 规则和 MARC 格式功能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他们在题名著录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了使编目结果能更好地体现出 ISBD 规则和 MARC 格式的要求,建议两家编目机构联手就相关差异进行深入探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我国书目数据的编制质量。参考文献 6。

关键词 OLCC CUCC 题名著录 MARC 格式 比较研究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Differences of Title Description between OLCC and CUCC

Deng Fuquan

Abstract: OLCC and CUCC are currently China's two largest online cataloging agencie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ISBD rule and MARC format function are not the same, resulting in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ir title description. In order to make cataloging results better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ISBD rule and MARC forma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two cataloging agencies jointly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related difference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ibliographic data in China. 6 refs.

Keywords: OLCC; CUCC; Title Description; MARC Format; Comparison Study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Online Catalog Center Library of China,简称 OLCC)与 CALIS 联机合作编目中心(CALIS Union Catalog Center,简称 CUCC)是当前我国最大的两家联机编目机构。由于这两家编目机构在编制书目数据时均遵循 ISBD 规则和 MARC 格式规定,所以从理论上讲,二者对同一文献的编目结果应该趋于一致。然而,由于它们分别隶属于公共图书馆系统和高校图书馆系统,对编目规则和 MARC 功能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编目结果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无论是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书目数据的共建共享,还是对读者识别、检索和利用文献都是极其不利的。考虑到题名对读者识别文献和检索文献的重要影响,本文仅就二者在题名著录方面的主要差异进行简要分析与评价。

1 交替题名的著录差异

正题名由两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一个

题名形式,两个部分之间通常以“或”、“又名”、“亦名”、“原名”、“一名”等词语相连接,第二部分则称为交替题名。为方便读者从题名途径检索,这两部分题名均应制作检索点。例如:

OLCC:200 0#\$a 鉴湖情书,一名,芳草集

517 1#\$a 鉴湖情书

517 1#\$a 芳草集^{[1]{43}}

CUCC:200 1#\$a 鉴湖情书,一名,芳草集

517 1#\$a 芳草集

前者将 200 字段的指示符由常见的“1#”改置为“0#”,即不由 200 字段生成题名检索点,然后用两个 517 字段分别为两部分题名制作检索点。后者仍将 200 字段的指示符设置为“1#”的常见形式,即由 200 字段生成题名检索点,然后再用一个 517 字段为第二部分题名制作检索点。前者对第一部分题名能进行完全一致的准确检索,只是需要多做一个 517 字段;后者少做一个 517 字段,但是对第一部分题名只能实现前方一致的

检索方式。两种做法难分优劣,只要通过协调统一选用其中的一种做法即可。

2 以年代开头题名的著录差异

对于以年代开头的题名文献,在 200 字段应依照客观著录原则如实照录,但出于规范标目和集中文献之目的,应为排除年代的规范名称制作检索点。例如:

OLCC;200 1#\$ a2002 年 MPA 入学考试综合知识应试指导与模拟试题

540 1#\$ aMPA 入学考试综合知识应试指导与模拟试题\$ h2002^[3]

CUCC;200 1#\$ a2002 年 MPA 入学考试综合知识应试指导与模拟试题

517 1#\$ aMPA 入学考试综合知识应试指导与模拟试题^{[2](26)}

二者均对此类题名做规范化处理是值得肯定的,但后者选用 517 字段作检索点不够准确,因为此题名是经过编目员修改过的题名,所以使用 540 编目员补充的附加题名来处理更为妥当。另外,后者漏记\$ h 子字段似乎有所不妥,因为这会对区分同一题名不同年代的著作造成不利影响。

3 冠有“钦定”等字样的题名的著录差异

依照我国中文图书的习惯编目做法^{[4](55)},对于题名前有“钦定”、“笺注”、“校订”、“新编”、“袖珍”、“插图”、“图解”等字样的图书,在 200 字段原题照录,但在规范标目时应为排除这些字样的题名制作检索点。例如:

OLCC;200 1#\$ a 图说文字起源^[3]

CUCC;200 1#\$ a 图说文字起源

517 1#\$ a 文字起源^{[2](26)}

前者未对此类题名做规范化处理是欠妥当的;后者虽然进行了规范化处理,但选用字段不够准确,宜使用 540 字段做检索点,因为该题名已被编目员修改。

4 有检索意义的副题名或分册题名的著录差异

对于有独立检索意义的副题名或分册题名,

为满足读者从副题名或分册题名检索文献的需要,应为其制作检索点。例如:

OLCC;200 1#\$ a20 世纪的书\$ e 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 e《纽约时报书评》精选

517 1#\$ a 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

517 1#\$ a《纽约时报书评》精选^[3]

CUCC;200 1#\$ a20 世纪的书\$ e 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 e《纽约时报书评》精选

517 1#\$ a 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

517 1#\$ a 纽约时报书评精选^{[2](166)}

对于有检索意义的副题名和分册题名,通常情况下都是用 517 字段做检索点(如前者做法),如认为题名中的个别文字(如:兼论……)或标点符号影响检索,在不会导致题名出现歧义的情况下,可以予以排除(如后者分别排除了其中的顿号和书名号),但此时改用 540 字段做检索点更为合适,因为原题名已被编目员做了改动。在上述示例中涉及 517 字段与 540 字段的选用问题上,应严格依据 CNMARC 格式的要求来处理,即若此题名为客观著录的原用题名,则用 517 字段做检索点;若此题名已被编目员修改过(包括仅有标点符号的细微改动),则以改用 540 字段做检索点为佳。

5 并列题名的著录差异

根据 ISBD 规定:“并列题名是出现在规定信息源上用与正题名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和/或文字并且表现为等同于正题名的题名。”^{[5](60)}在手工编目阶段,对并列题名一般只在题名与责任说明项予以客观描述即可;在机读目录环境下,为并列题名制作检索点已成为轻而易举和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

OLCC;200 1#\$ a 描写交际翻译学

510 1#\$ a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on \$ e a descriptive theoretical \$ z eng^[3]

CUCC;200 1#\$ a 描写交际翻译学\$ d =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on \$ e a descriptive theoretical

\$ z eng
510 1#\$ a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
tion \$ e a descriptive theoretical
\$ z eng^{[2](27)}

在使用 5XX 字段做检索点时,除 517 字段之外其余均能自动生成相应的题名附注,如本例的 510 字段就能自动生成“并列题名: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on; a descriptive theoretical”之附注。前者的做法虽不符合“并列题名应著录于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的手工编目格式,但却针对 CNMARC 格式功能做出了更为合理的安排。后者从表面看来既符合 ISBD 的卡片著录格式,又解决了为并列题名作检索点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值得商榷的做法,因为它造成了对并列题名毫无必要的重复描述(200 字段的人工描述与 510 字段的机器描述)。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既符合 ISBD 格式又不造成重复描述的最佳处理方法呢?笔者认为,只要让编目软件设计单位改进编目系统,将 510 字段自动生成的并列题名附注直接显示(即输出目录卡片时)在 200 \$ d 子字段所在位置即可。当然,此时原用附注的前置导语“并列题名:”已失去意义,应自动删除。

6 准并列题名的著录差异

根据 ISBD 定义,并列题名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正题名对应的另外语种的题名;二是该题名必须出现于规定信息源上。对于与正题名对应但却出自于非规定信息源上(如在有题名页的情况下,出现于封面、附加题名页、书脊、版权页等处)的另外语种题名,为叙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准并列题名。在机读目录环境下为准并列题名制作检索点,在我国图书界也早已形成共识。例如:

OLCC:200 1#\$ a 管理学基础
510 1#\$ a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 z eng^[3]
CUCC:200 1#\$ a 管理学基础
312 ##\$ a 英文并列题名取自封面
510 1#\$ a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 z eng^{[2](27)}

单就书目数据的编制情况讲,后者的做法更加完善,因为它对准并列题名所在信息源做了附

注说明。无论手工编目还是计算机编目,必要的附注说明还是应该做的,这对读者识别和确认文献也有一定的帮助。若就二者做检索点所选用的字段来看,却又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准并列题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并列题名,而 510 字段自动生成的题名附注却是“并列题名:……”,彼此存在一定的偏差。笔者认为,本例使用更为专指的 512 字段做检索点则更为适宜,而且也无需再用 312 字段对所在信息源进行说明,因为在该字段自动生成的题名附注“封面题名:……”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其所在信息源为“封面”。

7 原文题名的著录差异

原文题名是指在中文译著文献上出现的外文原著的原用题名。由于此类题名均具有检索意义,所以也应为其制作检索点。下面以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著《Jane Eyre》的中文译著为例进行分析。

OLCC:200 1#\$ a 简·爱
500 10 \$ a 简爱 \$ m Chinese
510 1#\$ a Jane Eyre \$ z eng^[3]
CUCC:200 1#\$ a 简·爱 \$ d = Jane Eyre
\$ z eng
500 10 \$ a Jane Eyre \$ m Chinese^{[2](166)}

前者对原文题名的处理与普通并列题名的处理没有区别,这是符合 ISBD 关于“出现于规定信息源上的用正题名语言以外的原题名可以作为并列题名处理”^{[5](61)}之规定的。后者在 200 字段的处理虽然完全符合 ISBD 的卡片著录格式,但选用 500 统一题名为其制作检索点又是让人疑惑的。这不仅因为该字段自动生成的题名附注“统一题名:……”与实际情况不符,更重要的是它与我国中文题名标目的传统做法(以最常见的中文译名为统一题名)相悖。另外,以原文题名作为统一题名看似可以集中不同的中文译著,但由于有些译著文献上并没有出现原文题名,实际很难收到集中全部中文译著的效果。单就《Jane Eyre》的中文译著而言,目前已多达 20 个版本以上,绝大多数都是直译为《简爱》或《简·爱》,也有少量译为《简爱自传》(李雯野译,上海生活书

店 1936 年出版)和《孤女飘零记》(伍光健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出版)的。由于在这些中文译著中有近半数不含原文题名,所以仅靠原文题名集中文献是不够的,只有像前者那样以“简爱”作为统一题名,才能真正收到集中全部中文译著的效果。在前文 5、6、7 部分与并列题名的定义来执行,若是并列题名用 510 字段做检索点;若不是则根据该题名出现的具体位置选用与之匹配的专指字段(如出现于封面用 512,附加题名页用 513,卷端用 514,书脊用 516,版权页用 517 等)做检索点;其次应避免对并列题名做重复描述,即不应将其直接著录于 200 \$ d 子字段。

8 繁体字题名的著录差异

伴随着香港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人文交流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港台图书也开始陆续进入大陆内地。港台图书的最大特点是仍使用过去的繁体字而不是内地的简化字,对这类图书的题名著录,两家编目机构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

OLCC:200 1#\$ a 张国军短诗选^[3]

CUCC:200 1#\$ a 張國軍短詩選

518 1#\$ a 张国军短诗选^{[2](176)}

港台图书进入大陆内地,其读者对象自然也发生了变化,考虑到内地读者更习惯于使用简体字检索与阅读的特点,前者直接改用简体字著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想到,人文交流不仅是文化的交流,也包括人员的流动,现在港澳台来内地做生意、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台商密集区还专门成立了台商子弟学校,他们也是此类文献在内地潜在的读者对象。为满足内地和港澳台读者不同的检索需要,后者的做法更显人性化且符合客观著录原则。

9 无总题名文献题名的著录差异

无总题名文献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著作组成,在题名页、封面、版权页等处只标识出这些著作的题名而并无总题名的文献。对于无总题

名文献的著录,OLCC 与 CUCC 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对“423 合订、合刊”字段的功能理解上存在严重偏差。前者采用按每个著作分别编制记录并用 423 字段连接第一个著作题名记录的做法;后者采用只编制一条记录并分别用 423 字段嵌套第二个及其之后著作题名的做法。例如:

OLCC:(第一个合订著作记录)

200 1#\$ a 一生\$a 漂亮朋友\$f(法)

莫泊桑著\$g 盛澄华,张冠尧译

(第二个合订著作记录)

200 1#\$ a 漂亮朋友\$f(法)莫泊桑著

\$g 张冠尧译

423 #1\$ 12001#\$ a 一生\$ 1701#0

\$c(法)\$ a 莫泊桑^{[1](46)}

CUCC:200 1#\$ a 一生\$a 漂亮朋友\$f(法)

莫泊桑著\$g 盛澄华,张冠尧译

423 #0\$ 12001#\$ a 漂亮朋友\$ 1701#

0\$c(法)\$ a 莫泊桑^{[2](26)}

423 合订、合刊是用于实现在编文献记录与其一起发行的与之合订(或合刊)的另外文献记录连接的字段^{[5](260)}。而要实现记录连接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确保相互关联的两条记录同时存储于同一书目数据库中。由此可见,前者的做法是符合 CNMARC 格式规定的。由于在后者的做法中只有一条记录存在,是根本谈不上记录之间的连接的,所以其“连接”作用是难以实现的。CUCC 之所以觉得自己的做法简单可行,关键是其自认为 423 字段具有题名检索功能,理论根据来源于 225 字段指示符的取值说明。CNMARC 在 225 丛编项的指示符 1(题名形式指示符)中有如下描述:0—与检索点形式不同,即编目机构认为 225 字段著录的丛编题名与 4XX 字段嵌套的丛编题名不同;1—无检索点形式,即编目机构认为 225 字段著录的丛编题名在 4XX 字段中没有检索点形式;2—与检索点形式相同,即编目机构认为 225 字段著录的丛编题名与 4XX 字段嵌套的丛编题名一致^{[6](190)}。事实上,此处的“题名检索点形式”是用来说明 225 字段著录的客观丛编题名与在 4XX 字段嵌套的用来制作检索点的规范丛编题名,在题名形式上是否相同,而与 4XX 字段能否生成题名检索点并无直接关系。

225字段的“题名形式指示符”与真正能生成题名检索点的200字段和5XX字段的“题名检索意义指示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4XX字段是否具有题名检索功能,更不可能由一个连自己都不具有检索功能而仅有客观描述作用的225字段来决定。从“4XX款目连接块”的使用说明来看,4XX字段仅有两种功能:一是用于实现具有某种关联关系(平行关系、层次关系、时间关系)的两条记录之间的连接(主要功能);二是在指示符2取“1”的情况下可自动生成题名附注(次要功能)^{[6](252)}。在423字段(包括所有4XX字段)的使用上,应确保其能够在相关联的两条记录之间实现连接,如无法实现连接(譬如在数据库中仅有一条记录存在)则不必使用。

10 授权影印英文书题名的著录差异

授权影印英文书,是指由国外出版机构授权或由国内外出版机构合作仅限在国内出版发行的英文书,这类图书在内容和文字上与原版书完全相同,只是在原版书基础上增加了中文题名、著者中文译名、国内出版发行信息、人民币定价等内容。OLCC与CUCC对授权影印英文书的著录差异最为明显,前者按中文图书用CNMARC格式著录;后者按英文图书用MARC21格式著录。

OLCC:200 1#\$a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0 1#\$a Microeconomics \$z eng^[3]

CUCC:245 10 \$a Microeconomics = \$b 中级
微观经济学

246 31 \$a 中级微观经济学

由于授权影印英文书在内容和文字上与原版书并无二致,所以它们在实质上仍是英文书。依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4](46)}由此可见,前者将影印英文书的中文题名作为正题名是有违ISBD规定的,以改用英文原题名作为正题名为好。后者选用英文原题名作为正题名是值得肯定的,但采用MARC21格式著录却又是令人扼腕的。因为作为我国文化行业标准的CNMARC格式,是基于UN-

IMARC研制的,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通用性,而并不受在编文献文种的制约。其实,采用CNMARC格式著录也照样能够套录国外编目数据,只不过需要增加一道MARC格式转换程序罢了。由此可见,对授权影印英文书的最佳处理方式是按英文书对待用CNMARC格式著录,因为如此处理既符合ISBD规定,又便于编目员使用(因为我国编目人员对MARC21的熟练程度尚无法达到像使用CNMARC那样得心应手)。

总之,OLCC与CUCC作为我国最大的两家书目数据制作机构,在题名著录方面各有所长,但也均存在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空间。上述举例并非个案,而是两家编目机构按各自制定的编目规则著录之必然结果。在书目数据的编制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了使编目结果能更好地体现出ISBD规则和MARC格式的要求,真心希望两家编目机构能联手组织各自专家坐在一起就相关差异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共同提高我国书目数据的编制质量与水平。

参考文献

- 1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 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M].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 2 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 CALIS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教材(普通班). 2011.
- 3 国家图书馆[EB/OL]. [2014-01-10]. <http://www.nlc.gov.cn>.
- 4 胡广翔. GB/T3792.2-2006《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应用指南[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 5 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统一版)[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 6 国家图书馆. 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邓福泉 研究馆员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4-03-06

